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七回 裘翠翹尼院題詩畫 石摺珩浙省勘河渠

詞曰：羞顏偷活，全名寧死，拚身跳入江流。眼見沉淪，魂如有在，追歡夢裡綢繆。天意降洪庥；泛波濤未沒，生上尼舟，欲訪無蹤，冀將詩畫作情郵。願教目擊心留。歎飄零異地，尋覓何由？玉鎖掛懷，牡丹著色，相看咸屬離愁。夫婿已封侯。適九重恩命，浙省來游。從此機緣湊巧，分鏡得重收。——右調《望海潮》

話說自修救那女子，卻就是裘翠翹。他在北岸投江，被波浪衝裹，流到南岸。這也是神明保護，故使他好人相逢，傍到那自修船上。總為他持身正直，立志堅貞，兼之福祿厚重，所以遇救得免；不然一千個也都死了。當下自修等細問根由。翠翹便道自己家鄉名姓，如何得遇石摺珩俠腸誅盜，感恩結親，摺珩回家不來，父母怎生暴亡，阿哥如何拐賣，因此忿激投江的始末，細道其詳。把捉拿凌駕山一段情由，隱過不露。自修等聽了，咨嗟不已。自修道：「小娘子，你既有這等苦情，而今還是怎生區處？」翠翹哭道：「天生薄命，左右是死。丈夫不知下落，我又離鄉背井，回家再與那般兇人打堆，決無此理，若教我飄流異地，此地又無熟分親人，這般顛沛流離，不如死了乾淨。倒是師父們多事，救我何益！」說罷，紛然下淚。眾尼都也淒然傷感。

自修因將自己出身及無礙情節，略敘一遍，道：「我已皈依佛門，專以慈悲救度。你今進退兩難，不如竟在我庵裡住下，以便著人尋覓你的丈夫。小庵就在浙杭，過江便是。這裡是個往來衝繁之所，問信也還容易。你竟寬心住下，不必多疑。」翠翹拭淚起謝道：「得蒙救拔，粉骨難報。但我薄命如此，不如到庵披剃，拜投座下。」自修忙搖手道：「小娘子，休作此等癡念！你青春年少，正有室家之樂，不比我們日暮途窮，生趣已絕，便好尋那枯寂結果。我看你相貌甚有福澤，聽你言談詞氣，決是知書識字之人。即你北岸投江，偏流到南岸，遇我搭救，明是神明保護，送你過江。大難不死，決有後福。目前境界，不過暫時之苦，不足為慮。明日你竟睡在艙裡，趁絕早潮平時候，開到北岸，我吩咐船家切莫說知，誠恐還有那班買你的歹人存留江口，莫要被他人知了風聲。我再把船家婆的衣服與你穿了，進了江口，到過壩的所在，叫小轎抬你到庵，權且住下，然後設法尋你的丈夫的下落。」翠翹感謝不盡。具時已有二更，自修取些乾點與翠翹充饑，然後安寢。

到了明日五更，自修先起身，吩咐船家開行過江。到了石灰壩口，叫小轎抬了翠翹，先著香公隨去。自修等隨後同歸，打發船錢，又付了所許再加的一兩銀子，照應前文。船家感謝而去。這船家同那南岸小船上的人，雖然是目擊其事，卻都是蠢才，不過與人閒話，把那事略提，而又說得無頭無腦；那裡象我輩，贊人的好，便逢人說項，故爾絕無人知覺。

且說翠翹到庵，與各尼相見，重又拜謝自修等活命之恩。看見庵中屋宇清潔寬敞，便放心住下。自修把翠翹的衣裙漿洗了，與他換了。翠翹接到裙子，若有尋覓驚張之狀，自修道：「小娘子，可是尋那裙上袋兒麼？那袋裡有一包銀子，不知多少。」翠翹道：「銀子事小，內中還有一件東西。」自修道：「可是一個玉鎖兒？我都收得。」便取來交付翠翹，他便不勝之喜。自修道：「你那玉鎖兒有何緣故，你見了便喜？」翠翹道：「那玉鎖乃丈夫為聘之物。」自修便曉得他夫妻恩愛。一邊的看翠翹這等出色美麗，待丈夫有如此深情。他道丈夫殺除強盜何等英雄義俠，必定他丈夫也成得一個少年，決不是平常人物。眾尼都來看那玉鎖，乃是一方美玉，鑄著雙魚戲水，各贊道：「好！」翠翹仍把來係了。把那一包銀子付與自修，自修不收，翠翹道：「即存我身邊亦無用處，師父收了，亦可備我薪水之資，亦可作佛前香燭之用。」自修即便收了。翠翹本有父母的孝服，渾身縞素，盡去鉛華，深自韜晦。那自修從來不亂到人家走動，即女眷亦沒有在庵來往，就是差人來饋送些米糧果點之類，也不過到後堂即止，不見翠翹之面。故爾他住了多時，絕無人曉得。

一日，自修向翠翹道：「小娘子，住在我庵裡已有多日，看你幽閒貞靜，煞是可人。你丈夫家在揚州，如何得一人到彼探問？而今卻沒有一個便人。還打帳如何尋覓方好。」翠翹打帳要央人到揚州去，一來無那便人，二來盤纏無措，三來又恐凌駕山盜案或有牽涉，因此不提。乃道：「我已有一個設法處，便要同師父商量。」自修道：「你試說與我聽，也要大家斟酌。」翠翹道：「我自幼曾學丹青，稍知寫生之法，牡丹一種，略足寓目。意欲畫它百幅，上題著隱語，把去城市貨賣。倘我丈夫也來尋訪，見此牡丹圖畫，便可跟尋得來。不知可該如此？」自修大喜道：「如此極妙。」因捏著翠翹手道：「前日初見你時，我便道你是個識禮知書的人；那知你又會丹青，這個難得。你自然識得書籍的了。」翠翹道：「也胡亂識得幾個字兒。」自修道：「你文理既通，那寫作何如？」翠翹道：「字也略寫得幾個。」自修驚喜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女中才士，我竟小覷了你。你若不說，我也不知。你疾忙把牡丹畫就多幅，我便叫香公去賣。」翠翹道：「若得知出自庵中，便有人來纏擾，那個又不妙了。」自修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，倘有人問時，只回他從下路販來的。」詳慎周密。翠翹道：「倘若我丈夫來問，也是那等回了，叫他往下路何從尋覓？」自修道：「你把丈夫的面龐形狀說與香公，叫他留心在意。倘你的丈夫看見了畫，他定有一種懇切的問法，決不漫然說過。」翠翹大喜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

那時自修便叫香公將紙筆顏料等物陸續買來。翠翹鎮日描畫，都是粉筆畫的白牡丹，並沒圖記名款。自修心裡懂得翠翹有父母凶喪，因此純畫的白色，卻畫得生動有神，不勝贊美，乃道：「畫牡丹也多，就是你丈夫識得你的款式，倘或在忙促之時，便不留心，豈不叫他錯過？怎生再得一法，得他留神細看方好。」翠翹道：「我也算計來。」乃向妝匣內取出一卷紙來，遞與自修道：「我把那隱語題上，卻是如何？」自修展開一看，乃是十二首絕句，詩內包含本意：

其一：

姚黃魏紫最精神，何等韶華鬥麗春。  
獨有一枝顏色異，飄零顏色白如銀。

其二：

春來萬卉盡爭妍，露潤風披色倍鮮。  
偏是花王類寒素，不同時豔取人憐。

其三：

朝暎初射露摺摺，便似梨花先宿妝。  
一任飄流千萬里，淒淒猶斂舊天香。

其四：

好花常向富家看，百寶蘭前錦繡攢。  
籬外一枝偏皎潔，夜深遙映月光寒。

其五：

嘉名曾說水晶球，寫就花容韻欲流。  
似有香魂感知己，一般芳潔意相投。

其六：

芳園脈脈締同心，燒燭相看豔色深。  
只為惜花人久別，花魂愁作白頭吟。

其七：

祥雲嘉種倚雲栽，玉蕊垂重傍玉台。

莫道枝頭顏色少，開時原是雪成堆。

其八：

一朵高擎未可攀，只緣容色太幽閒。

若非綠葉環相映，花在虛無縹渺間。

其九：

一枝斜折妒花風，吹落波心水色同。

賴有維摩收拾起，不教天女散遙空。

其十：

折枝寫就韻天然，插向瑤瓶比素蓮。

塵濁不堪供玩賞，願依大士白雲邊。

其十一：

輕描宮粉不傳朱，紅袖翻成白練襦。

應是畫家存別意，不關顏色費工夫。

其十二：

淡掃蛾眉淚尚垂，忍將紅豔上花枝。

但留一片堪憐色，付與東君仔細思。

自修細細看完，便乃擊節歎賞道：「原來你有這般大才，怨慕哀情，深有風人之旨。我等愚拙村尼，鑿影自愧，自宜投入空門，做個絕人逃世之事。小娘子，你的福澤，正未可量。」無礙等雖不知詩，然自於誦經識字之後，也略曉得些文義，亦是歎羨不休。翠翹把詩意合畫意的各自標題，共畫有一百二十幅，每詩一首，題上十幅畫。付與香公，說明丈夫的面龐形狀。眾尼才曉得翠翹的丈夫卻有這等丰姿，向只道有膂力的人，凶狠之相，必是粗豪蠻笨樣子，不思有呂布、馬超耶，皆勇而貌美者。那知這等風流俊雅，真不枉與翠翹作配。

那香公便每日早晨到鬧市裡賣畫。盡有人取看，見得沒有圖記，盡則胡猜。也有批評這幅好那幅丑，各人意見不同。只為賣得五六分一幅，其價甚廉，頗有人買。不上半月，一總賣完。香公也留心察看那些來買的人，並無一個合著翠翹所說的身材相貌。那一百二十幅畫，大半是斯文人買去，只為題詩在上，也參得出自女人手筆，別離悲怨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大都讀書人，除不關休戚一種人外，稍有鍾情自好的，無有不曾替人擔憂；遇見那等筆墨，定作話柄，所以那班人獨買得多。翠翹指望四處流傳，一到丈夫眼裡，自然有個相逢之日。正是：

相離萬里魂追逐，特有音書訴衷曲。

勿將文字等閒看，文字初開天雨粟。

不表那翠翹在杭州石蓮庵住下。且說裘自足把妹子拐賣，得了三百兩銀子，不勝快活。到了家中，鄰舍親戚問送去若何，自足總扯謊回答。只道石搢珩家事盡好，凌駕山事雖有因，如今狠使了銀子，仍然沒事了。眾人道：「石搢珩和你至親，離了半年，今又為送他妻子去，自然該留你多住幾日，怎生便早回來了？揚州乃繁華之地，卻是何處最好？」自足道：「石妹夫待我非常之好，必要留我多住幾日，奈我思想家裡，急於要回，他也只得放了，因此總不曾到那裡玩耍。」眾人也信為實然。

自足有了銀子，那時逐漸開闊，便請了先生在家，教那小兒子讀書；合家住在那屋裡頭，打發裘能夫妻住在自己家中；漸漸的置田買地買家人，扳親結眷，鄉村裡人也盡來奉承他了。世情。自足心裡懷著鬼胎，只怕石搢珩一來，便難抵對，雖則前日在妹子面前曾有抵對發付的話，那卻是將妹子作料就嫁本地人，尚有原物現在；今則人都不見了，倘來追尋，怎生料理？心裡雖然這般著想，然而世上愚迷之人，利令智昏，大都燕雀處堂，圖一日，過一日，再不能預先算計。智者見事乎未萌，愚者已萌而未之見也。每每事到臨頭，弄得七顛八倒。自足總是那一類人，故有此想頭，總是且圖眼下。更想他為了表弟盜案，必有株連，故自解自慰，希圖搢珩不來。看看秋盡冬初，搢珩果無消耗，那地方上聞都管的人來問自足道：「令妹去後，他那裡絕無音信，你該著人去探問。」自足道：「他那裡自然平安，我這裡要種稻、種麥，況且路又遠，那得有閒人去照看？大家兩免了。」直到殘冬無信，自足放心怠慢，認定搢珩為事牽纏，絕無防備，只怕死了，也不可也。

過了新歲燈節，二月裡日暖風和，一日晚上，到外場閒步。日暖風和，向外場閒步，豈不樂哉。只見有兩個人，營伍樣式，都拽著馬，望了村上走來，那後面跟著十來個前村的人。點綴映帶，處處妙絕。自足見了，心裡一跳。看他走近了身，便問道：「這裡可是裘家麼？」自足只得拱手應道：「是。」前一人道：「我們是總府石老爺差來的，到裘太爺莊上接取夫人家眷。」自足聽了那話，到象青天裡下個霹靂。那人又道：「前村指引來的，裘太爺好麼？」自足唬得兩眼張定了，兩耳翠聳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。那前走的卻是張芳，後走的乃是朱序。張芳練達世務，早已明白，這是鄉里人，突然聞了那般說話，自然摸不著清頭，竟自唬呆了。乃自笑嘻嘻道：「你是裘家什麼人？」自足道：「我便姓裘了。」張芳道：「裘太爺年紀大，是個老人家了，卻同你什麼稱呼？」自足道：「是我叔子。」張芳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位舅爺了。府上去年曾招贅一位女婿，是姓石的，彼時尚是個百姓，而今卻做了總府老爺了，就在那吳淞地方為官。今日差我兩人來迎接夫人，並迎接裘太爺、裘老太太到任上去。須進去說知，就煩領進見。」這裘自足豈不曉得？只因賣了妹子，一時捏不出個濫泥人兒；又為扯謊騙了鄉鄰，說已是送到揚州，夫妻會合了。今卻真有個石搢珩來迎接家小，若是搢珩還是百姓，也還不怕他，而今卻見差兩個軍官，口稱做了總府老爺，那得不怕？張芳只認道鄉里人，不曉得女婿做官原故，為此細細敘述。那時村巷上人都來聚看，擁得場上滿滿的，聽見張芳口裡道其原委，個個伸舌噴噴，驚異不了。自足已弄得沒主張。早走過兩個知些事的鄉老，乃是高爾林、童士禮，向自足道：「你令親既差兩位來，你不論怎的，且請那二位裡面坐了，不是這等相待的。」自足漲得滿臉通紅，便道：「請裡面坐。」張芳、朱序把馬牽過，係在裡場，到起坐裡，不敢便坐。那時高、童兩人也同了進來，遜二人坐。張芳道：「在裘太爺家裡，我們怎敢坐？」高爾林道：「且請坐了，還有話說。」再三推坐，只得坐了。自足一面叫小使送茶，出去備飯相待；一面拉高、童二人進內說道：「我妹子其實送到杭州，寄住在一個人家，沒有到揚州交付。煩二位替我安頓了那兩人，過了今夜，明日我同他起身，一路去接取便了。」二人道：「你已經說送去相會了，怎今還寄頓在杭州？你令妹一個女人，怎生存著的？」自足道：「老伯，你且不要管他，你只替我留意回答。就煩二位在此相陪，我不便出去陪坐。」二人依他去陪伴了。張芳看見光景詫異，只管敲訂兩人。那高、童也只得直說，去年夏裡，裘友生夫婦雙亡，秋間自足親送令妹到揚州，方才又說寄頓在杭州人家，尚未送去，明日同二位一路去接取，回到那任所。張芳係遠來的，不知緣放，只索依他。到夜來款待過了，便上床安歇。

來晨尚未起身，只見裘家家人小使大聲叫喊：「主人、主母，並兩個小主人，夜裡走了，不知去向！」那張芳二人吃驚不小，急起身商議道：「我們奉主子鈞命，接取夫人。不獨夫人不能見面，連那裘自足都逃。必是把夫人怎地擺佈了，故乘夜逃去。我等怎生去回覆我老爺？」張芳道：「且經了地方，帶定了那家人小使，只索見有司官，詢問下落。」便將家人小使一索縛了，尋了地方，連高、童兩人同帶入城，竟望縣前而來。那一班人都叫天叫地，痛罵自足連累了他。

走夠多時，到了開化縣裡。張芳也識字會寫，粗知文理，便買下一個手本，寫了緣由。正值縣官午堂才坐，張芳便進去遞上手本，稟了原委，呈驗批牌護身。知縣便叫帶進地方童、高一干人，逐一審問。各稱自足逃去是實，其餘事情，須問他家人方知其細。縣官乃叫家人小使，細問主人緣何逃走？回供其實不知，縣官叫夾將起來，兩個人號天搶地，供稱：「皆係去年歲底靠他，從前事並不曉得。他有另居的家人裘能，是個老僕，問他便知根。底。」縣官乃出簽，拿裘能夫妻當堂回話。地方人等討保在外，那

家人小使羈禁在監。

差人領僉到鄉。裘能已曉得石相公做了總兵，今來迎接家眷，驚喜交集。喜是不消說了；驚是見已前自足送去的話，卻是假的，所以夜裡逃走了，心裡乃痛恨不過。今縣裡來叫他夫妻回話，巴不能見官說個根由，便欣然進城。

差人回話，知縣便出堂，提出家人小使，帶進去便審。裘能便把石相公誅盜成親的事說知。縣官心裡駭異，見已是去年之事，況更係石搢珩所為，今已做了總兵，不便提及，叫把以後事講。裘能乃把家主、主母前後亡過，主人姪子裘自足曾經逼他妹子改嫁，並石相公托人接取，自足送去的始末，細細稟明，道：「而今石相公已做了官，又來迎接家眷，裘自足挈家逃走，多因是裘自足把小主女不知怎地發付了。」縣官道：「那時裘自足說送你小主女到揚州，你為何不同去呢？」裘能道：「小人夫妻本來要送去，主女也要小人妻子同去，自足道：『多了一人，要多一人盤費，家裡又要種田』，不容我去。故爾小人夫妻總沒有去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去年石家央來接取的人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裘能道：「據裘自足說，這是揚州人，石相公與他是極相與的朋友，小人不曾出過門，並不曉得那裡聲音，總然也不認得他。」縣官沉吟一回，又問道：「那人來接取家眷，自然有本人的書信帶來，那書信上如何說的？」裘能道：「那人說石相公與我最好，只因他有事多忙，沒有空閒工夫，故爾沒有寫書來。」縣官笑道：「幾千里路迎人，沒有書信為憑，你主女怎便聽信，竟自去了？」裘能道：「主女知書識字，見沒有書信，也甚疑心。那人卻付進五十兩銀子，說是石相公寄來的盤費，乃叫裘自足付與主女，故此便不疑心。況且有哥子自足一同送去，故爾竟去了。」

縣官猛然省悟，乃向張芳道：「這件事本縣看來，總是裘自足將妹子拐賣了。他已先又有逼嫁情形，曉得妹子知書識字，不便將假信欺騙，故把那銀子交付，見得若有他故，豈肯輕易將盤費付來？正不知一個孤身女子，旁人何難奪取。那兩個即係買主，商同局騙無疑。」生成是那般審斷。張芳聽見裘能供稱鑿鑿，料非說謊，乃道：「老爺明見萬里，自然是局騙拐賣了。但裘自足逃去，料也不遠，敢求老爺嚴追。」知縣乃對裘能道：「那裘自足自送妹子去後，到今年有餘，和你同住，豈有不知他近來作事理？他今逃去的所在，你決曉得，若不直講，便要用刑了。」裘能發急道：「裘自足氣死主人、主母，占了家主的家私，他一家住了主人的屋宇，叫小人夫妻住在他家裡，懸了一里多路，他的作事，小人那裡曉得？他今懼罪在逃，小人正氣他不過，那肯替他隱瞞？求老爺詳察！」同了妻子只管叩頭。張芳見得情真，難再催逼，便稟道：「小人奉家爺差來迎接夫人，不道遇了這等異變，怎生回覆家爺，求老爺把裘能發與小人，帶去家爺面前回話。」知縣道：「你老爺並無憑據到這裡提人，怎好把裘能給發與你？」只見裘能稟道：「小人情願去見石老爺。但自足挈家而逃，那屋宇什物等件，卻叫那個看管？」張芳等沒有打算，也本來不管他的帳，縣官到底做官的人，有主見。即叫原差押了裘能夫妻，並家人小使等下鄉，著同了保甲鄰佑，將裘家屋宇傢伙什物，連田地等項，眼同各人查點明白，細開一單，待本縣批了執照，暫著家人看管。等裘能見了石老爺，悉憑石老爺作何主見。原差答應，押了眾人下鄉。張芳、朱序叩謝知縣，也往鄉中，待公事了結，然後同裘能起身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吳淞。張芳係本衙門人，不用傳報，即便進見，備細稟說。搢珩大驚，悲痛不已，大罵自足奸賊，切齒痛恨：「再不料岳父母相繼而亡，更不料那賊如此狠毒，竟將妹子拐賣到何方去了，叫我何從尋覓？若拿了那賊，食肉寢皮，方泄吾恨！」便傳裘能，細詢往日情由。裘能叩見了，備述前情。搢珩聽到裘賊逼妹改嫁，翠翹正言分辯的話，不覺放聲大哭。那時萬分不快，一時無策展布。且令裘能住在衙裡。那裘能見石老爺做了那般大官，快活無限，安心住下。搢珩想了兩日，不得其策。意欲傳示曉諭，又恐被收買之人結果了夫人的性命，反為不美；更想夫人賦性貞良，一遇奸媒，定尋短見，性命九分不保。百般的問卜求神，卻三人說了六樣話，無從取准。

正在憂思納悶，只見有一角部文到來，要調他到湖杭一帶踏勘河渠。蓋因此時四月中旬，民間要分神下種。因三月裡邊連旬大雨，平地水深數尺，河港久涸，壅淤不能泄瀉。因此浙江撫院會題了本，奉旨即著文武衙門會同踏勘，河道都要疏通。石搢珩乃是水師總兵，又有撫按題本裡面有一款，食糧兵丁，平居無事，何不即差他挑撥，一舉兩得，故爾石搢珩也要會同踏勘。又因吳淞地方相連浙省，蘇郡亦有水患，所以那水師總兵在南直浙省都有地方之責。搢珩暗想：「裘賊曾道寄頓杭州，或在本省賣了，亦不可料。我今乘勢到浙江去察訪，有何不可？」一面出文書知會浙省撫安，一面便題知起行日期，便帶了家將親隨等，並帶了裘能，便到浙江來。

同撫按相會了，撫按見他少年英發，內外皆優，出言行事，俱有條理。撫按大為欽敬。那巡撫是個老年人，巡按卻是少年進士，榜下即選知縣，三年行取，便是浙江巡按，按院也好。年紀亦同搢珩相仿，總是少年心性，與搢珩十分投契。搢珩一心要察訪夫人下落，卻被公事絆住身子，不敢輕離；若只隨了撫按行走，卻又無得一些事做。因與按院十分相好，便於閒暇時，說及妻子被堂兄裘自足拐賣一段情由。那按院見說到迎接家眷，裘自足即行逃遁，便道：「這是拐賣確實的了，不然為何逃避？石老爺決須急於尋覓。今喜正在浙直，且那勘河一事，各府屬河道有應挑撥者甚多，總要繪情入告，總有好些日子。石老爺何不親自私行察訪，定有下落。公事將完，即便回任，有何不可。」搢珩作謝道：「承老爺照拂，只是撫軍處恐有不便。」按院道：「這也不妨。弟當代為告以實情。況乃出自弟意，弟當竭力言之。」搢珩大喜，即便拜謝。按台連忙答禮。便細告撫台，撫台亦欣然依允道：「石總兵夫人既遭顛沛，尚在浙省，訪得有何事故，弟尚要替他出力周全。」按台喜告搢珩，搢珩便去謝了撫台。將公事俱付中軍游擊，聽撫按知照調撥。自己即帶了裘能並張芳、朱序等十餘人，更換衣裝，星夜到開化縣地方來。正是：

聞道糟糠被禍深，不辭勞苦遠相尋。

莫言換卻英雄態，為我流離忍負心。

搢珩那番尋妻，有分教：

聽豪士雄談，畫裡傳來消息；

被嬌妻悍妒，河邊逗出根源。

未知如何尋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翠翹遇著自修，佩珩遇著按院，此兩人誠恩人也。大抵人命運通時，便頭頭撞得著了必有之理，非強為湊合也。或曰命通那得復溺？曰若不溺，則任墮煙花乎？溺正通處。

翠翹憂思沉痛，鬼神應亦憐之。題詩作畫，冀達幽情，更見天生才智，豈尋常女子所及！